

才女冒死救情郎

戲說毛澤東之十四

●劉昌博（自由作家、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）

孤枕獨眠兒女情長

毛澤東和朱德採用游擊戰術，打敗了國民黨的「第一次圍剿」，活捉了前線總指揮——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，他是這次圍剿行動總司令兼第五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的愛將。毛、朱在反圍剿的勝仗中，還收編不少叛投的敵軍，擄獲了許多軍械、彈藥和糧秣；使紅軍實力大為增強，毛的自信心與企圖心也隨之熾旺。

這時，更有一樁事叫毛心花怒放，喜上眉梢，那就是他的愛妻賀子珍有「喜」了！雖說青年夫妻纏綿枕榻，妻子懷孕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；但他倆認為肚子裡的新生命，是他倆共同創造的愛情結晶，自是高興萬分。可是在此兵荒馬亂的歲月，槍林彈雨的環境，生兒育女又是多麼的艱辛而奢侈；毛、賀二人跟尋常的夫妻一樣，總企盼肚子內的孩子能平安的誕生。

因此，毛澤東要求賀子珍儘量減少操勞，留在山上待產，切忌馳馬山野，上陣助戰

過不了半年，在南京的蔣介石為徹底執行「攘外必先安內」政策，首須消滅盤據井崗山的紅軍，把江西境內的「中共中央蘇區」連根拔除。

民國二十年三月，蔣介石又調集了十六個師，兵力約二十萬，以何應欽為總司令，他為避免上次剿共時的輕敵躁進，冒險深入，以致前線總指揮張輝瓚被俘，功虧一簣。於是，這次他採用「穩紮穩打，步步為營」的戰術，兵分四路，朝向井崗山周遭的紅軍根據地進攻。

毛澤東和朱德卻採用「集中兵力、先打弱敵、在運動戰中各個殲滅敵人」的戰術對抗。由於紅軍的機動力強，敵情研判確實，將游擊戰的巧妙發揮得淋漓盡致；經常不分日夜、主動出擊，掌控戰局，使政府軍受到牽制，動彈不得。結果，何應欽師克無功，

第二次「圍剿」又被粉碎。

毛澤東連獲兩次勝利，心理上愉快萬分；可是在晚上，他的生理上則是十分饑渴、焦躁不安、空虛而孤寂。因為，賀子珍的肚子一天比一天膨脹起來，為了珍愛腹內的嬰兒，毛耐住慾火不敢碰她。毛的另一愛妻曹鳳娃，遠赴廣西桂林省親；新近結識的才女情人倪妙君，又被遣返贛、閩邊境的瑞金老家。

一向有兩個女人輪流侍侍的毛澤東，而今身邊等於一個也沒有；夜深人靜，窗外風聲雨聲不歇，輾轉反側，孤枕獨眠，難以入夢。有一次，他披衣起床挑亮油燈，疾筆填了一闋「踏莎行」的小詞，來宣洩孤寂與相思的情意。

「金鴨香銷，銀釵影瘦，

不堪情緒聽更漏；

一簾絲雨一簾風，

秋聲何事侵窗牖？

寒到單衾，
涼籠雙袖，

瓶花憔悴燈花逗。

下帷欹枕夢難成，

無聊最是黃昏後。」

毛澤東一向壯懷激烈，從未有如此的「兒女情長」過：他心中最懷念的是哪位「妙人兒倪家少女」——倪妙君，恨不能身有雙飛翼，展翅掠空，飛往瑞金，把她擁入懷中，以慰相思苦，以解孤寂情。

尋找生路傷透腦筋

可是夜盡天明後，許多軍政事務繁攪著他，忙得頭昏腦脹；最使他頭痛的，除了傷兵的療護、俘虜的看管與部隊的整編外；就是食糧的缺乏問題，難以解決。

因為山上的人馬增多，政府軍又以堅壁清野方式圍困與封鎖，糧食補給大成問題。我國自古即有「民以食為天」、「皇帝不差餓兵」的說法，士兵們餓著肚子哪有戰鬥力？彈盡糧絕，必敗無疑。

因此，毛澤東主張趁國民黨大軍兩次新敗，尚未捲土重來的空隙，分兵下山另立新據點，才有生路。朱德贊同他的看法，彭德懷則表示反對。於是，決定由彭德懷的「紅五軍」留守井岡山根據地；他與朱德則率領「紅四軍」下山另創新局。

但是，在國民黨軍隊已形成大包圍圈格局的態勢下，朝哪個方向走才有生路，才有

發展呢？毛澤東為此傷透腦筋，往北方走是贛北的魚米之鄉，素稱精華地區，可是國民黨在南昌、九江一帶部署有二、三十萬大軍，正要發動第三次圍剿攻勢，豈不是去自投羅網？故北方是「死門」，去不得。

朝西走是毛的家鄉——湖南，很想順道回家看看久別的妻子楊開慧，三個兒子岸英、岸青及岸龍。可是，湖南的國民黨勢力強大，何鍵的第三十五軍更是反共的鋼鐵勁旅；他跟朱德、彭德懷都先後吃過苦頭，此去無異以卵擊石。

往南走是廣東，毛很想到廣州珠江河畔，尋找小船娘情人陳美吟，重溫舊夢。但這裡是國民黨的發祥地，孫中山的故鄉、黃埔軍校的所在地；國民黨勢力根深蒂固、穩如磐石，此去無異「草螟弄公雞」，死路一條，去不得。

向東走是福建，這是國民黨統治勢力較為薄弱的地區，他很想順路到贛東的瑞金去看才女情人倪妙君，重溫吟詩作對聯及在山嶺「野合」的情趣。何況，毛的名字中有一個「東」字，認為朝東方走是「生門」，最吉利。

從湘、贛交界的贛西井岡山，前往閩、贛交界贛東的瑞金，千里迢迢，必須橫腰穿過贛南的山岳地區。因為，江西省西、南、東三面環山，其中的武夷山綿延於閩、贛兩省邊界上，長逾五百公里，一般皆海拔一千至一千五百公尺，主峰黃崗山海拔高達二、

一八五公尺，從秋末至翌年春末積雪盈尺，是江西的最高峰。南部屬南嶺山地，其中的大連山與大庾嶺，一般海拔也是一千至一千五百公尺，大庾嶺為五嶺之一，山間的小梅關，地形險峻，為嶺南交通咽喉。

毛澤東和朱德率領「紅四軍」六千多名士兵，離開了他們用血汗創建的井岡山基地，其原因在朱德來說是實用的，而不是哲思的；但在毛澤東來說則是浪漫的，而不是戰略的。因為，毛在嘴巴上說是要去尋找一個更好的基地；在他的內心裡卻是想去瑞金尋找那位才女情人，傾訴離情，再續未了緣。

步步驚魂風聲鶴唳

這是一次艱苦的長征攻擊，他們於寒冷的冬季，以一路縱隊方式行軍，沿著寒風刺骨，荒草沒徑的崎嶇山路前進。六千多名戰士，還包括二百七十餘名女性，懷有身孕的賀子珍也挺著大肚子同行。這個長征隊伍中，約有一千五百名以上的士兵沒有槍，他們手上拿的是大刀、長矛、梭鏢或羊角叉。

他們出發時，每人身上揣了一小袋米或雜糧上路，身上穿的棉衣裡爬滿了蝨子，而且又不夠暖和；他們有的頭頂上戴著破爛帽子，看來倒像一群正要去大戶人家趕酒席、討殘湯剩飯的乞丐。

這般翻山越嶺，涉溪渡河的急行軍；前途吉凶未卜，沿路又耽心遭到政府軍的伏擊，草木皆兵，心驚膽跳；如此十天下來，大

家都疲累不堪。

毛澤東疲累的像個稻草人，體重減去七公斤，瘦弱、衣衫襤褸、滿嘴鬍子、頭髮長拖快至肩上。

賀子珍大著肚子，步行不便，先由士兵揹著她走，肚子內的胎兒受到摩擦擠壓，使她疼痛難耐；繼而用木棍和草繩網紮的擔架，把她抬著走。她在顛簸的山路上渾身酸痛不已，抬她的士兵更是辛苦萬分。

途中又碰上雨，泥路濕滑，經過兩次停留，帶在身上的糧食都吃光了，士兵中已經有不少人因為疾病或饑寒交迫而死亡。

他們蹣跚地拖著沉重的步伐前進，如果再等一天找不到食物，就會有更多士兵開始挨餓。於是，毛澤東挑選出年輕的精壯士兵六百名，編成三個突擊隊，分向附近的政府軍營地偷擊，幸而都大獲全勝，滿載而歸；以致全軍每人皆飽餐了好幾頓。後來的日子，每遇糧食欠缺時，就派隊出去偷襲搶糧。

他們先後在翻大庾嶺及武夷山的主峰白雲山、黃崗山時，適逢隆冬天氣，在海拔兩千公尺的峰頂，踏著冰雪覆蓋的山徑前進，有些士兵滑落山谷摔死，有的於晚上被凍死；景況至為淒慘。於是，毛澤東寫了一闕詞，來紀念此行的艱辛：

「白雲山頭雲欲立，
白雲山下呼聲急；
枯木朽株恍似敵。
槍林逼，

風聲鶴唳難喘息。

七百里十五日驅，

贛山蒼茫閩水碧；

橫掃千軍如捲席。

有人泣；

為營步步嗟何及！」

毛澤東的部隊，且戰且走地向前挺進，沿途付出很大的代價，折損不少士兵。比如有一次在山谷中，聽到有密猛的槍聲由遠而近，震動整個山谷，大家以為敵人來偷襲，著實緊張一陣子；後來才發現是附近農伏冬季上山狩獵，圍獵虎豹的槍聲。

又有一次，毛和賀子珍等正行經密林中，忽見不遠處草叢中，彷彿有數十百人伏地奔來，樹上群鳥驚飛，樹下草木搖動；士兵們為顧及毛、賀的安全，持槍朝有情況的目標瞄準狂射一通，後來發現打死了幾隻野狼和山羊。

賀子珍的大肚子，怎經得起日夜奔波的折騰，勞累與驚怖；她終於「流產」了，軍醫檢查發現夭折的是個已有六月大的男嬰。他們翻過山嶺，來到一個以產鵝聞名於世界的大庾鎮，此地四面環山，擋住了風雪吹襲，較為暖和，而且，礦廠甚多，頗為富庶，物資供應不缺。

毛澤東見賀子珍流產，身子十分虛弱；兼之，大軍長途跋涉，疲備不堪，都需要休息。於是決定暫時停留下來；看看農曆年關快到，他們一住就是六、七天都不想走。

誰知，這是毛澤東犯下了一次非常人性化的大錯誤；結果，讓追剿他們的政府軍知道了，發動了一次大突擊。他們倉皇應戰，有六、七百士兵戰死，傷亡慘重。

美酒好菜歡度除夕

在「除夕」的晚上，毛澤東和朱德偵知襲擊他們的政府軍，駐紮在附近的一個寺廟內；這些以為打敗「朱毛共匪」的官兵們，正在利用除夕「守歲」的習俗，殺豬宰牛，以盛大的酒宴來慶祝這次戰役的勝利。當然，這也等於是全體官兵在一起吃「團圓飯」，慶賀即將到來的春節。

由於有雙重的慶賀意義，莫不興高采烈，以致軍營裡瀰漫著濃厚的祝捷與節慶的氣氛，供桌上的紅燭輝映著提前貼在每個門口的春聯；好酒一杯又一杯的喝著，筷子不斷地夾著肥豬肉塞向嘴裡，互相不停地敬酒、猜拳聲、喧笑聲、不時哄然而起。

突然之間，槍砲聲壓住他們的喧嘩聲，子彈從四面八方飛進寺廟內；這些狂歡者被嚇的瞪直了眼、張大了嘴。因為毛澤東精選的復仇突擊隊，已封鎖住寺廟的每一個門口，然後用槍抵每一個官兵的背脊，把他們一個個押進「大雄寶殿」關起來。

後來，毛澤東回想起笑說：「我和朱德帶著突擊隊弟兄們，替他們吃完了大除夕的團圓酒宴。」
那個場合裡，朱德擺出了四川袍哥大爺

的派頭，帶頭猜拳，美酒好菜填滿了肚子，他揚聲大笑說：「格老子的！我從上井崗山以來，算今夜最痛快了，有酒有肉，吃的真是『安登逸帶板嘛！』這些龜兒子燒的菜，還真不賴！」他——高興，四川土話就溜出來了。

身心俱疲罹患瘧疾

此一時期，毛澤東轉戰於贛西、閩東武夷山麓的寧化、清流、歸化等地，歷盡千辛萬苦，終於來到他朝思暮想的才女情人的家鄉——瑞金。它位於武夷山麓的贛、閩兩省交界的邊區，處於「三不管」的地帶，是紅軍喘息的好地方。

瑞金不像井崗山那麼貧窮，因此，紅軍的日常生活補給品也較為充裕，伙食變得好些，破舊衣服也有得替換。

每當，毛澤東的「紅四軍」攻下一個城鎮，他就把共產黨的標記貼印在上面；他們來到瑞金也不例外，很快就在牆上貼滿共產黨的標語。他要召開會議向當地人民解釋紅軍的起源和目標，同時要成立瑞金人民委員會——蘇維埃。他決意要找其才女情人倪妙君出來，擔任蘇維埃的一名重要成員，好與當地人民打成一片；像當初到井崗山時，快速與賀子珍建立親密關係一樣。

可是，他來到瑞金多日，找不著倪妙君的蹤影；原來她爲了躲避戰禍，已於半月前赴福州投親去了。

初到瑞金，生活雖大有改善；但毛澤東的心理及生理上苦悶極了。因爲賀子珍流產，身子虛弱，亟需靜心療養，晚上當然不能伴侍他。兼之，自從曹鳳姪遠赴桂林探親後，早晚沒人燉煮童子雞湯給他進補，加上近二十多天來轉戰贛南，長途跋涉，經常在既緊張又驚恐的死亡線上掙扎，日夜不安，身心俱疲，自是一天比一天虛弱。好不容易來到瑞金，發現「紅四軍」的士兵折損了一半，怎不憂心如焚？接著又得知朝念暮想的才女情人，渺無蹤影，怎不傷心失望？

古人說「憂能傷人」，食不知味，寢不安眠，食少事繁，毛澤東終於病倒了。他染患上當時武夷山流行的時疫——瘧疾；這是一種由山野瘧蚊叮咬傳染，有一定時刻發冷發熱的傳染病；抵抗力弱的人最易被傳染，一旦染患此病，時好時發，很難根治；除非服下西醫特效藥——奎寧丸。

毛澤東派出四人，分兩組前往上海與福州購買「奎寧丸」；結果，兩組人馬均被政府軍情報人員截捕，一組人被砍了頭，另一組遭到槍殺。他的病拖了兩個多月，好幾次徘徊在鬼門關前，差點被閩王爺抓了去。

美女攜藥救治情郎

一天，有名村姑裝扮的年輕女子，堅持要見毛澤東，她說有辦法治好毛的瘧疾。警衛顧慮她是刺客，經過搜身檢查後，才獲准召見。她幾乎認不出哪個躺在木床上的人是

她惦念的情郎，形容憔悴、面黃肌瘦、滿頭亂髮、鬚長盈寸、奄奄一息、判若兩人。

但毛澤東一眼就認出她是倪妙君，精神即刻振奮起身。於是她爲了救治情郎，來不及傾述相思苦，便從內衫的腰帶夾層中取出「奎寧」藥丸，親手端著一杯溫開水叫他服食。這真是專治瘧疾的特效藥，每日按時服用，不到三、五天就好多了。

賀子珍流產後的身子，也逐漸康復；她得知是一位年輕俏美的當地村姑治好「老公」的病，受好奇心驅使來見這位村姑，詢問治病原委。倪妙君隱瞞了她和毛澤東的親密關係，謊稱她也是共產黨員，爲了忠於馬列主義，爲了協助紅軍，她從福州英國浸信教會尼爾生牧師處，取得專治瘧疾的特效藥「奎寧丸」。

賀子珍聽罷好生感動，即向毛澤東推薦倪妙君擔任瑞金「蘇維埃」政府的委員。倪感激賀的熱忱，也懷於賀「雙槍女俠」的威名及其火爆脾氣；故而，她始終跟毛保持距離，沒有「出軌」的行爲發生；但，兩人相見不相親，內心的痛苦非常事人，焉能盡知。另一原因，畢竟倪妙君是個有「骨氣」的智識分子，她不願在毛澤東的懷抱中當「老五」。

毛澤東在無可奈何中，於病床上寫了一闋「如夢令」的小詞，來記述這次艱辛的長征旅程：

「寧化、清流、歸化，

路臨林深苔滑。

今日向何方？

直搗武夷山下。

山下山下，

風展紅旗如畫。」

瑞金人口不到兩萬，王、倪兩家是鎮上大族；但在政治歸屬上分為兩派。一派痛恨彭德懷在井崗山上誘殺了他們的族人王佐（即前述的土匪頭子），因而，他們傾向國民黨。另一派怨恨國民黨一度攻佔井崗山時，殺死了他們尊敬的長者王老太太（即王佐的母親，賀子珍的乾媽，倪妙君的姑母），因而，他們投靠共產黨。

這兩派人馬，各爲了混淆不清又刻骨銘心的「仇恨」，明爭暗鬥；且各把所獲得的兩軍動態情報，傳遞給所傾向或投靠的陣營。這種情勢的發展，對勢孤力單的毛澤東來說，最爲不利，有如芒刺在背，兼之，他的病體未癒，身心的壓力，無異雪上加霜。倪妙君夾在這兩派鬥爭的漩渦中，處境尷尬；因爲，她的身分特殊，既是王老太太的外孫女，又是王佐的近親表妹，她身上混合有兩個家族的血液；當然也摻雜了兩個家族的不同仇恨。

由於，她在公的方面是瑞金蘇維埃政府（即人民委員會）的委員；在私的方面，她又是毛澤東的情人。順理成章，她必須心甘情願地幫助共產黨；於是，她運用天賦的聰明才智，及記取毛在井崗山上書贈她的對聯

下聯「事事難成事事成」，拿出「破釜沉舟」的決心，「臥薪嘗膽」的意志；她周旋於兩個敵對派系之間，終於說服他們捐棄成見，一致支持毛在瑞金領導的紅軍武裝部隊。毛澤東沒有了後顧之憂，接受勸告到福建上杭鄉下農村靜心療養。如果不去療養的話，毛的瘧疾會時好時發，將長期困擾著他，甚而招來併發症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一介文人領導軍隊

在毛療病期間，住於上海法租界內的李立三，加緊向「紅四軍」施加壓力；朱德好像失去了舵手，逐漸傾向所謂的「李立三」路線，半推半就地接受「城市中心論」理念。朱一度離開瑞金，向江西各地幹部宣導：爭取工人，流動游擊，進攻城市。他曾朝南昌進攻，大敗而歸。

毛在上杭療養一個月後，身體大致康復。他乃於這一年底，在上杭古田鎮溪背村，召開「紅四軍」黨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，共有六一〇名代表參加，在大會中毛強調「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」，他痛批朱德等人的單純軍事觀點，更指責「城市中心論」不切實際。因爲，不願到農村喚起廣大農民，一起過艱苦生活建立基地；只想招兵買馬，招降納叛，像吹氣球般的一夜膨脹，然後跑到大城市大吃大喝。這無異偃苗助長，痴人作夢！

毛同時要求紅軍嚴守紀律、服從領導、

遵守他倡導的三大紀律與八項注意。

古田會議，變成了「李立三路線」和「毛澤東路線」的大辯論，也即是工人與農民誰是革命主流？以及武裝革命的中心與優先順序是城市或鄉村？

論戰結果，毛得到像林彪等青年軍官的大力支持；復獲得賀子珍、賀怡姊妹、三弟毛澤覃，以及倪妙君等年輕婦女幹部的暗助，在舉手表決中，毛得到勝利。

於是，他一躍控制了「紅四軍」，有槍桿子當後盾；由一介文人領導軍隊，黨政軍一把抓，像當年會國藩一樣的威風。

走入鄉村爭取農民

毛澤東的走入鄉村，爭取農民，再以農村包圍都市的游擊戰術，果然管用。不到半年，他領導的紅軍就席捲贛南、贛東及閩西等廣大地區，控制下的人口多達三百萬，其快速發展的驚人速度，使南京的國民政府大爲震動。

蔣介石對此十分震怒，提前發動第三次「圍剿」，他親自擔任總指揮，集中十二萬大軍，分兩路向贛南「中共蘇區」進攻。左翼集團軍總司令何應欽，下轄朱紹良、蔣鼎文、趙觀濤、陳誠、毛炳文、許克祥、羅卓英等戰將。右翼集團軍總司令陳銘樞，下轄蔣光鼐、孫連仲、上官雲相、蔡廷鍇、韓德勤、郝夢齡、戴戟等戰將。衛立煌擔任預備軍總指揮，毛邦初擔任空軍指揮官。

毛澤東統率的紅軍才五萬三千人，不及政府軍的一半，裝備更爲遜色，何況敵人還有空軍助戰。他面對強敵憂心如焚，仿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的焦急。

有一天晚上，毛澤東正凝神看著案上的軍用地圖，頻搔頭上亂髮，額冒冷汗，一副焦頭爛額的窘態，流露無遺。這時，賀子珍和倪妙君帶了一名精幹的青年進來，毛抬頭一看就認出他是張小虎——愛妻曹鳳娃的侄兒。

機靈的張小虎，不便在賀、倪二女面前訴說他三姑媽對姑丈——毛澤東思念之情，卻鄭重地從懷中取出一份政府軍的機密文件送上。毛一接過來，喜出望外，原來這是一份政府軍第三圍剿的進軍路線圖，包括兵力配置與指揮將領名單，均有載明。

他得此進軍地圖，如獲至寶，即針對敵軍的進攻路線，佈陣迎擊。紅軍總司令朱德、總政委周恩來（未到）、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，下轄彭德懷、林彪、黃公略、羅炳輝、項英、鄧剛毅、李明瑞等戰將。

這次國、共兩軍的圍剿與反圍剿戰爭，從一九三一年七月十日打到九月二十日，在贛南地區的瑞金及贛西的井岡山周遭苦戰了四十一天。

由於，毛澤東對敵情瞭若指掌，仍然採用他的游擊戰術，於贛南的山區機動地調動有限的兵力，化零爲整，集中兵力，各個擊破，打了就跑，復又化整爲零，神出鬼沒，

潛逃無蹤。尤其，井崗山地區，重疊疊嶂，河谷縱錯，山高林密；政府軍打了兩個多月，沒有多大進展，只好鳴金收兵，無功而返了。

鳳娃相助獲得大勝

這次大勝，應歸功於張小虎送來的敵方進軍路線圖。毛詢問此圖的來源？張小虎答說：是他姑媽——曹鳳娃弄來的，詳情不得而知。毛內心十分欽佩這位九嶺山寨的二公主，真是一位搞情報的高手。

毛再詢及曹鳳娃的近況？張小虎說：她姑媽回桂林探視母病，發現其母並未患病，只因思女心切，託病而已。他們一行爲掩護身分，仍在以前哪家中藥批發店工作；不久，鳳娃要帶兒子毛家峰回井岡山，皆因蔣介石大軍的圍剿戰爭，沿途盤查嚴緊，不克如願。

後來藥材店老闆要拓展業務，繼在廣州與上海設立分店後，擬在九江再設一家分店；把雲南名貴藥材批銷九江，再從九江批購景德鎮的精緻瓷器運回廣西及雲南銷售，如此往返聯營批銷，利潤十分可觀。在九江設立分店重任，就落在鳳娃身上；她爲早日回井岡山，便欣然答應了。

鳳娃和張小虎姑侄二人，爲了藥材和瓷器的批購，經常往返於九江與南昌兩地。發現南昌大軍雲集，成了向井岡山圍剿的大本營；於是，她便拿出當年擔任九嶺山寨特勤

中心隊長的看家本領，自動搜集敵方情報，暗助毛統率的紅軍高奏凱歌；俾使夫妻父子早日團圓。

毛從張小虎口中得知鳳娃近況後，經常於無意間誇讚鳳娃的精明、幹練、識大體，是紅軍女同志的標竿。倪妙君也有同感，兩人一唱一和的誇讚，叫肚量狹小又脾氣暴躁的賀子珍醋勁發作，心生妒忌；不時指桑罵槐地發脾氣，出語傷人，使毛下不了台。

由於，賀子珍自從「流產」後，面黃肌瘦，身子虛弱，兼之，她的左大腿上有兩處槍傷的疤痕，影響了女性整體美的形象，因而，毛對她減少了性趣。而毛跟倪妙君在一起，卻有說有笑，仿似親密戀人一樣。賀子珍更嫉妒倪的溫柔性格，高雅談吐及濃纖合度的體態。故此，賀女內心有危機意識，如不嚴加防範；否則這位新來的情敵，必然搶走她花心的老公。她防範的絕招，是形影不離地跟在老公的身邊，使他沒有和倪女單獨相處的機會。

愛的禮物甘霖沛雨

倪妙君不願變成毛、賀感情疏離的第三者，於是，她趁張小虎要回九江之便，懇求毛准她同行，到九江跟鳳娃一起打拼。因爲，倪女外表雖是一位文弱秀氣的女子，而內心卻有一股叛逆性的浪漫衝動，總想經歷刺激而冒險的生活，來充實她的寫作素材，來豐富她青春的生命。她的此一性格，恰和少

年時代的毛澤東有些類似。

毛先是勸她不要去，旋因他決定交付鳳娃一項秘密的重大任務，就是負責贛北、南昌、九江地區的諜報工作，這是提著腦袋要的危險任務。倪女認為這種工作夠刺激，更堅持要去嚐試。

哪天賀子珍胃痛不在身邊，毛趁此難得機緣，拉著倪女進入臥室，他倆沒有語言，只有匆促的行動。因為，近來毛鬱悶的激情需要淋漓盡興地發洩，而倪女乾枯已久的心田，亟盼甘霖沛雨的滋潤；兩具火熱的胴體粘纏一起，像雷電在天空撞擊，又似兩道奔湍的山洪在崖谷間會合，電光火石的炫彩，山崩地裂的氣勢，這就是青春生命的爆發，也可能是另一個新生命的誕生。

毛用行动表示了對倪女的熾愛，這一份「熾愛」是他送給倪女的一件贈別禮物——珍貴的「愛的禮物」。

倪女告別了贛南，告別了初見與永訣各「一杯水」的情郎；與張小虎同行，到贛北去追尋她浪漫與驚險的夢。

在九江的曹鳳娃有倪女前來相助，還獲得毛澤東經由特殊管道的經費支援，如虎添翼，很快便在九江、南昌及廬山等地佈建諜報站。這些「站」是以中藥店，餐飲店及雜貨店作掩護。擴展順利。同時，曹鳳娃也建立了傳遞情報的地下交通管道，可快速傳到毛的手裡。

約莫一個半月後的深夜，倪妙君睡不穩

去敲門找曹女聊天，見曹仍未入寢，在忙著整理兒子毛家峰的衣物及書籍，又忙著籌劃明天的諜報工作。

「鳳姐，為何要這般辛苦？這般拼死拼活地工作？」

「我的好妹子！」鳳娃十分無奈地說：

「有兩個原因逼迫我非拼命工作不可；第一個原因是要為我慘死的三個姐妹順娃，秀娃及招娃復仇；我經常在夢中夢見她們向我哭訴！血債血還。否則，我內心愧疚，睡不安穩。」

「鳳姐！妳的第二個原因呢？」倪妙君問。

「唉！咱們女人的命真苦，」鳳娃嘆息地說：「未出嫁以前，妻以父貴；生於帝王之家是公主、是郡主；生於貧家小戶是丫頭、是婢女。出嫁以後，妻以夫貴，嫁得金龜婿是夫人、是貴婦；嫁個窮措大是貧妻、是賤婦。下半輩子則母以子貴，子女有出息建功創業，人家呼妳老夫人，子女沒出息，人家叫妳老不死的『老怪物』。」

鳳娃繼續哽噎地說：「我生於貧農之家，是毛大哥（指毛澤東）家的佃農，但他對我們全家都很照顧；可是，我家四姊妹中，有兩人慘遭地痞惡霸殺死，另一個被軍閥的亂槍打死，僅我逃過劫難。因毛大哥一向同情貧農，要打倒反動的資產階級，要給貧農翻身；所以我發誓幫助他造反打天下，他能成功；我也水漲船高，豈不是女以夫貴了

嗎！另一方面我要好好撫養毛家峰，長大成入，出人頭地，希望下半輩子我能女以子貴哦！」

「有志氣！真是天下女人心嘛！」倪妙君十分贊同鳳娃的想法。她說完話，忽然胸口不適，用手掩口來了一陣乾嘔，想吐又吐不出來，好不難受。

「倪妹子！妳莫非有喜了？」鳳娃是過來人，看出了她的徵兆。

「別胡說！怎麼會呢？」倪女羞澀地說

「妳跟毛大哥在一起，一個乾柴，一個烈火，怎麼不會嘛？」鳳娃逗趣地說：「哪回你們在井崗山草地上的瘋狂勁兒……早該懷孕了！」

「鳳姐！從井崗山哪回後，我們就分開了！」倪妙君委屈訴說：「到瑞金重逢時，毛大哥染患瘧疾，以後珍姐（指賀子珍）醋勁大，疑心病重，監視又嚴，哪能有機會在一起？」

「哪妳就是和別的男人睡過覺，否則怎會懷孕？」

「妳再胡說！當心我撕破妳的烏鴉嘴！」倪妙君剛說完這句話，突然驚訝地說：「我想起來，一定和毛大哥告別那個晚上的那一次縱情做愛懷孕的！」

「倪妹子，咱們都是同病相憐的女人，也是命運相同的有緣人；今後，咱們兩人要同心協力幫助毛大哥造反打天下，更要拿出

母愛撫育他的孩子，祈求神靈保佑，咱們皆能妻以夫貴，母以子貴……。」

爲命根子賣命打拚

鳳娃的肺腑之言，叫倪女異常感動；兩個命運相同的年輕女人，相擁而泣。晶瑩的淚珠在二人緊貼的臉頰上混溶在一起，是哪麼真誠而莊嚴。

此後，在曹、倪兩女冒險犯難，竭智盡心地奮鬥下，組成一個既嚴密又堅強的諜報網。在許多年輕幹練的同志中，有一名叫華勝智的青年最爲傑出，他是山西省交城人，年三十七歲，僅比曹鳳娃大兩歲；但他居然從政府軍手中弄到一份「贛、粵、閩、湘邊區第四次剿匪作戰手冊」。

手冊中載明政府軍指揮作戰系統是：總司令何應欽、參謀長賀國光、中路總指揮陳誠、下轄第一、二、三個縱隊，分由羅卓英、吳奇偉、趙觀濤擔任指揮官。編制方面爲三個軍、十七個師、兩個旅、總兵力一五三、五〇〇人，配置有空軍五中隊，武器齊全、陣容堅強。

反圍剿的中共紅軍方面爲十七個軍，三十個師、八個團、兵力只有六四、八〇〇人，不到政府軍的二分之一，武器不全，裝備不足，缺乏空軍掩護。

論實力，共軍遠遜於政府軍；這次戰役從一九三三年元月一日打到四月二十九日，血戰了整整四個月，戰火波及江西、福建、

廣東及湖南四省。鏖戰結果，仍然是共軍獲勝，致勝原因是共軍握有政府軍的作戰手冊，對敵情瞭若指掌，常用先誘敵深入，然後快速集結兵力，形成局部優勢，重創來犯敵軍；旋又快速脫離戰場，既游且擊，神出鬼沒，打垮了優勢兵力的政府軍。

這次大戰獲勝後，毛澤東興高采烈，意氣風發地在賀子珍面前誇讚這次偉大的勝利，曹鳳娃和倪妙君兩位女同志取得敵方作戰手冊，功勞最大。

「哼！這有什麼了不起，我看功勞最大的不是她們！」賀子珍像喝了兩瓶鎮江醋一般，酸溜溜地說。

「哪嗎！依你說誰的功勞最大？」毛澤東反問。

「照咱們江西鄉下的粗話說，這次偉大

的勝利是『痢尿檢到金子——沾了命根子的光。』你難道不明白嘛！」

「此話怎講？」毛澤東一時還未會意過來。

「你仔細想想看，要不是你哪根風流的『命根子』管用，曹鳳娃、倪妙君兩個風騷浪漫的娘兒，會這般給你賣命打拚？」賀子珍狡黠的冷諷熱嘲地說。

「妳呀！真是『狗嘴巴裡長不出象牙嚙！』」毛澤東總算會意過來，隨即輕情地責罵賀子珍說：

「妳呀！嘴巴如此缺德，看今晚怎麼懲罰妳？」

哪個晚上，毛澤東實在猴急得忍耐不了，也不嫌她的嘮叨，更不介意她左大腿上的兩處疤痕！（未完待續）

聖文風流人物叢書

萬墨林等著
定價台幣叁百元

本書係萬墨林、張源、王培堯、丁兆豐、田維平、張或弛、劉半農、商鴻達等著。要目有：民國四大美人、徐志摩四角戀、蔡松坡鳳仙戀、喜豔親王劉喜奎、藝壇奇女子——劉喜奎、樂蒂、末代狀元三角愛、坤伶主席新豔秋、賽金花本事全文、洪狀元煙台舊事等篇，內容精彩，老少各界咸宜。二十五開本，三百四十一頁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三〇〇元歡迎購閱，郵撥帳號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